

● 巴黎香水瓶

● 玩腻的性游戏

● 孤独的春猫

都市悠闲女

● 怀孕妻子偷拍男人

〔湘〕新登字 002 号

都市悠闲女人

刘汉太著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晚报印刷厂

*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182520 印数：1—20000

ISBN7-5404-1201-1
I·976 定价：5.20 元

目 录

- 写在前面的话 (1)
- 卡拉 OK 里的鲸鱼 (2)
- 一个富婆，为了斗气，花两万元点一支歌……
- 红指甲 (17)
- 姜俐那美艳的指甲，实在是魔鬼的杰作……
- 福将 (31)
- 艳凤的宗旨是及时行乐……
- 温柔的金丝雀 (47)
- 一个漂亮的女人，被男人禁锢在房间里……
- 舞星 (65)
- 生活是红舞鞋，不停地跳便是生命的存在……
- 穿裙子的狂风 (81)
- 64 条裙子使孙丽霞成日追逐撒切尔、戴安娜……
- 怀抱狮子狗的女人 (97)
- 丈夫给杨娜买了条狮子狗……
- 美容室的贵族 (110)
- 陈维娜在美容室追求那梦一般的丽影……
- 没有子嗣最风流 (121)

LAD 60/03

她说服了丈夫，一辈子倚守“两个人的世界”……

第五个男人最宽容 (136)

五个男人在她身上留下印痕，只有黄昆是知音……

美食家 (157)

她以两万元点一道菜“清宫太岁宴”而名扬羊城……

巴黎香水瓶 (173)

玲珑，浪漫，性感，如幻，如梦……

掌上明珠 (189)

“女儿”投入了“父亲”的怀抱。一个畸恋的故事……

孤独的春猫 (204)

一只孤独的春猫，一个坚定的情人……

攀援的藤 (218)

钞票的狂轰滥炸，铺就了她的文学之路……

玩腻的性游戏 (236)

性=钱？钱=性？金钱是性感化的吗？！

结束语 (255)

编后：姊妹，我为你哭泣 (257)

写在前面的话

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显示、包藏、滋养整个世界的书籍、艺术及学院，女人是支配人类命运的尘世之星。

人类的历史就是女人的历史。

女人是这个世界的半球。

女人的影子无所不在，女人的活法也五彩缤纷。

现在我要介绍给读者诸君的是这样一些女人，她们像钻石一样闪光，但又像瓷器一样脆弱；她们像诗一般美丽，但又像谜一般令人不可思议；她们似乎最懂得生活，却又在生活中找不到准星；她们便是这样一些人——富有的清闲的漠然的以追求享乐为宗旨的女人。

男人开拓世界，女人享受世界——她们如此说并奉为行动哲学。

可是，在那种玩牌、养狗、逗鸟、迷舞、更换情人、沉溺于卡拉OK、独守公寓、眷恋指甲、香水以及一切浪漫都不能填补心灵空白的生活背后，她们在诉说着什么？

哦，读者诸君，请跟我来，请走进这个真实的女人世界吧！

卡拉 OK 里的鲸鱼

谁也不会否认，快乐是女人的天性。然而大部分人却未认识到快乐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心境，一种陶然的精神浪漫。以为金钱会带来快乐，那是狭隘的眼光。快乐与金钱不成正比。

你相信吗？一个女人会用两万元人民币点一支歌，并且还是延安时期的歌曲《边区的太阳》？

这似乎《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是真事。

这女人叫陈亚萍，是温州市大名鼎鼎的一个女富豪，也是一个成日里无所事事、悠来荡去的女闲人。

陈亚萍今年四十岁，确切地说是四十一岁。因为没有过生日的缘故，也因为女人总爱保守年龄的秘密，她从来不向人吐露真实的岁数，倘有人问她：“芳龄几何？”她便嘻嘻一笑：“你猜猜？”

是的，从容貌上我们无法窥见她的年龄。头发是精心编织的“钢丝”，刘海吹得又高又俏，柳眉入鬓，眼影浓施，粉面丹唇，一口珍珠似的牙齿配上令人销魂的笑容，再加上打扮入时的进口服装，闪着金光的首饰，谁都认为这女人至多三十五六

岁。

这女人不仅漂亮，而且特有钱。你要搞清她存款折上的天文数字除非当一回侦探。总之，她从头到脚，从说话到办事都充满了钱味儿，给人一种贵族的气派。

还是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那两万元点一支歌的故事上来吧！

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陈亚萍照例打一辆的士来到位于繁华市中心的“梦幻歌舞厅”。

车刚停下，两名身着红装的侍应生早把门洞开，弯腰朝里做了个“请”的姿势。

“谢谢！”陈亚萍踩着富有节奏的轂轂声朝里走去。

“陈小姐，您来了！”歌厅老板，三十多岁的韦一丁连忙迎上前来与她寒暄。

对于“梦幻歌舞厅”来说，陈亚萍不仅是他们的常客，而且是他们的一位贵宾——三街五巷打听打听，谁不知她陈亚萍是有名的个体户、是个腰缠百万的大款、是个风度翩然的女流？

韦一丁清楚地记得，歌舞厅开业那天，陈亚萍特地请人送了只花篮来，红色缎带上用金粉写着贺词还有她的名字。

在一大片花篮中，她的花篮最高最大，而且花卉是刚从花店里买的鲜花，价钱至少在 3000 元以上。

韦一丁知道，陈亚萍之所以如此大方，不仅因为有钱，愿拿钱交个朋友，买个气派，图个名声，也因为闲得无聊，闲得难耐。

理所当然，她被邀请参加开业式，她的头像和花篮出现在电视镜头里。那一天，她的微笑分外动人。

打这以后，陈亚萍成了“梦幻歌舞厅”的一条鱼：几乎每

周都要花两三个晚上泡在这里，来得早，去得晚，有时她兴致来了，唱个不停，歌厅还要为她加班半小时二十分钟的。

这天，她穿了一袭考究的法国进口的连衣薄呢裙，从领口至下摆的龙舌兰式的花边儿使得整个人儿成了“花中人”。在韦一丁不停的“你真漂亮”的夸赞中，她款款来到一侧坐下，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儿品咂着，同时用目光悄悄扫视着来宾，试图从中发现几个熟人或熟面孔。

“梦幻歌舞厅”装饰很特别，宛若一个泉水池，四周是椅子，电视投影屏幕，中间是舞池，那舞池稍低一些，一片蓝光洒在其中，宛若一泓碧水。当那灯光旋转之时，舞池便如流泉涌动，潺潺有声。

陈亚萍的舞跳得特好，华尔兹、探戈、拉丁舞、恰恰舞、草裙舞都很娴熟，甚至还会跳大秧歌——一种新创的迪斯科节奏的热情奔放的“俗舞”。

也许是舞跳得太多了，陈亚萍几个月来一直迷上了唱歌。其实她的嗓子不好，爹妈没有给她百灵鸟的嗓子，后天又因抽烟熏得太厉害，说话沙沙哑哑，唱歌总是打不上去，她常自嘲地说自己唱歌是蛇皮胡琴，吱吱啦啦。

所以，她大部分时间是听歌。

听也是一种享受，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吸着摩尔，眼观屏幕，耳听良曲，心儿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浪漫的青春，忘却了年龄以及许许多多烦恼。

陈亚萍 40 岁了，可至今还是单身。其实她有过的婚姻，一个失败的无爱故事，令她不堪回首。

她的父母成份不好。祖父在国民党的政府中做过官，母亲又是“三青团”，父亲旧社会跑上海做生意……这一切使她全家

在文革中成了“特务窝子”。批斗、游街也还在其次，要命的是她受到一次又一次毒打：“打死你，小特务，小特务！”

初中没毕业，她便下了乡。在那个偏远的山村里，生产队的队长把她安置在一个孤零零的草房里。当她凄苦恐惧地哭泣时，队长走进来搂住了她。随后，她被强奸。

当她好不容易挣脱了束缚回到城里时，她的父母已经死去。后来她爱上了一名工人，闪电式地结了婚。但因“处女”的丧失，失去了男人的信任。

没有办法，吵吵闹闹好几年，有了孩子也弥合不了心灵上的距离。男人不把她当人，在外惹花沾草。结局自然是离婚。

万般痛苦之中，昔日下乡时的好友、早几年赴澳大利亚自费留学定居悉尼的楼兰邀她去南洋闯世界。

陈亚萍没有进高等学府而是走进了饭店。初中尚且没有毕业，英语不通，况且也没有靠学位出人头地的欲望，她之所以踏上澳洲，完全是为了转移离婚后带来的痛苦。

在悉尼，这个徐志摩诗中叫作“翡冷翠”的美丽城市，她的工作日程表是：睡眠七小时、休闲四小时，打工八小时。

她在那里呆了六年。头两年只能维持生活；到了后来她不再打工，开始做生意，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跑来跑去，做介绍业务、推销产品的生意。第五年居然和别人合开了一个小酒吧。

当1989年回到温州时，她已是个有40万人民币存款的大户了。

陈亚萍一面吃着利息，一面慢慢地观察社会。

一段时间后，她开了一家豪华小影院。

说影院，其实是一家酒吧，里面可以喝饮料，喝咖啡，喝啤酒，喝拿破仑，也可以吃点心，面包，香肠，三明治。自然，

“又是情侣的天地。

人少，清幽，影片新鲜，功能齐全，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因而40元一张门票也日日客满。

陈亚萍的这种营业方式，完全是外国酒吧的启迪。人家那儿有唱歌的，跳舞的，名曰喝酒，其实是来寻求刺激，寻求安慰。陈亚萍的小影院正是借此而闻名。

牌子打出去了，便又开了几家小影院。如此，陈亚萍的收入便十分可观了。

也许是太累了，她把管理权交给了自己的妹妹亚芹，自己游哉悠哉地玩起来了。

或许是长期独守空房的寂寞，或许是年龄日日上升的原因，或许是急切地要腾出时间找一意中人，总之，陈亚萍当起了闲人，找起乐来，泡卡拉OK厅便是她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用她的话说：“一进了歌舞厅，一见到那幽暗的缤纷的灯光，一听到那些甜甜蜜蜜的歌，我的心里就感到快乐，就如大热天吃冷饮，美得没法说……”

歌舞厅的门票不算贵，真正花钱的是点歌费。一支歌由名角唱，分三六九等，名气越大，价钱越贵，至于客人愿多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韦一丁经营有方。在点歌时，他让主持人在介绍客人的身份的同时也把花多少钱点的一支歌的价码报出，以表明其“富”的程度。

一阵狂舞之后，开始点歌了。

今晚出场的是香缘。

香缘是歌手的艺名。她二十二三岁模样，圆圆脸，圆圆眼，再加上名字也带一个“圆（缘）”字，歌儿唱得甜甜的，点她唱

的便特别多。

主持人介绍道：“香缘是我市去年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涌现的新星，曾获通俗唱法二等奖和民族唱法一等奖，是不可多得的歌坛才女。下面我们应8号陈先生之请，给朋友们献上一首《再回首》。陈先生是用200元点的这支歌。陈先生是商潮中的经理，今日来听歌完全因了一桩生意成功的快意！”

话音刚落，香缘便开始唱了：

再回首，
云遮新归途；
再回首，
背影已远走；
再回首，
荆棘已密布……

一曲终了，掌声如潮。又一名客人点歌了，歌名是《潇洒走一回》，点价是250元。

于是，香缘说了声“谢谢”，便唱开了：

天地悠悠
过客匆匆
潮起又潮落
恩恩怨怨
生死白头
……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如此这般，歌厅便活跃了。有点“香缘”的，有点“美豆”的，有点“郁冰”的，有点“风雷”的。

陈亚萍始终在那里听着。她的心陶醉在歌声里。当歌手演唱时，她也不由自主地哼着。她也点了几首歌：《外婆的澎湖湾》《晚风》《在雪地上撒点野》《不了情》。只是，每当听到别人说：“为××女士点一首××歌”“为××先生点一支××歌”时，心头便感到一种失落。唉，孑然一身，独步人生，自由是自由了，但是这生活也是残缺的了。想到此，烟便抽得更猛，咖啡也喝得更苦。

不过，她的心里也有一份得意：呸，你点他点，我一点你们便吓破了胆！什么潇洒地走一回？什么不了情？我要点一首，就让你们再也不敢进歌厅来，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

这温州是个富裕的城市，所有的人都有钱，只有大富小富之分，没有穷富之分。由于钱多，人们也十分讲“面子”、“排场”。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即使在点歌中，也包含了某种“比富”的成份。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着花花公子西服的四十多岁的男人走上前去，递上了单子。

主持人介绍道：“下面，我们应16号钱先生之请，由香缘小姐给诸位朋友献上一支《我的爱和别人不一样》。他是用2000元点这支歌的！”

一时间，客人们惊了。场内出奇地静。人们一齐把目光移向了钱先生：长头发，长方脸，金丝镜，金利莱领带，还有金色的笑容……哦，钱先生有钱，钱先生为香缘小姐捧场了！

那香缘小姐新换了一袭拖地白纱裙，款款地步上台来，嗲声地说：“我非常荣幸地为钱先生唱这支歌。钱先生是来自广州的富翁，一个专事服装和水产生意的大老板。他点这支歌说明他的爱和别人不一样。是的，他不仅爱我们温州这座城市，而且爱所有的在座的朋友，我想，他会得到许许多多的爱……”

说罢，香缘便分外动情地唱起来：

.....

我的爱和别人不一样

你却舍得让我受伤

街上行人来来往往

MY LOVE

明天不会有人记得

今夜的凄凉

而我的梦却只有这一场

歌罢，掌声骤起。

陈亚萍坐不住了。什么，鼓掌？2000元一支歌算什么？你广东佬有什么了不起？你钱老板有什么了不起？美的你！我也来，3000元点一支你听呀！

心里想着，手里便刷刷地填上了3000，点的是《南泥湾》。陈亚萍想，你那些爱呀，伤呀，都听腻了，我点个老歌新唱，开开荤，让大伙儿鼓鼓掌，挫挫你的雄气！

不一会儿，“美豆”出场了。

“美豆”比“香缘”长得高，苗条可人，扮相也俊，犹如一只白天鹅。她径自走上歌台，用清纯方正的普通话介绍道：

“下面，我为陈小姐唱《南泥湾》。陈小姐是我们温州有名的富豪，她开的小影院的收入足可以和所有国营大影院相匹敌。陈小姐还是一位留洋归来的奇人，她不仅胸有大志，而且情趣高雅，是我们歌厅的贵宾，她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她是用 3000 元点这支歌的。”

于是，歌厅里响起了美豆那高亢的女高音：

花篮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
唱一唱，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不一般

.....

顿时，掌声响起来了。人们为《南泥湾》鼓掌，为美豆鼓掌，为 3000 元鼓掌，也为她陈小姐鼓掌……

那位钱先生坐不住了。呸，你个女流，用 3000 元点歌压我？男人岂能败在女人底下？不，我钱老板要显示自己的气派，更何况我还要征服那位香缘小姐的心呢，岂能就此罢休？

他立即填写了歌单，价码增加到 6000 元。

哦哦，翻了一番，你陈小姐，不，徐娘半老的陈女士比得上吗？

这世道在变。人有了钱，便有那么一种“格”，就想用钱去寻找那一种“格”，买回那一种“格”，此种点歌的方式叫作“斗乐”。

果然，香缘小姐又出现在灯光下了，她甜甜地说着“谢谢”，目光里流盼出秋水般的柔情，陶然地说：“今天是我快乐的日子。歌声结友情，歌声结友谊，通过我的歌，我认识了诸位朋友，也记住了朋友的名字。我想把钱先生介绍给大家，她叫钱正一，是广州莲花区的有名的企业家，也是我所结识的最尊贵的客人，现在我就为钱先生演唱《南泥湾》，他是用6000元点的！”

一边听着那歌儿，陈亚萍一边在冷笑。这陈亚萍一直泡卡拉OK，一般的消费是1500元以内，每回都听得死去活来，醉生梦死，不想今日这专利因钱先生而打破了，心里没了往日那份顺劲儿和快意。她想把那感觉找回来，然而不可能，于是便迁怒了那钱。你花6000元，我也不能低头，非压过你这外乡人，这广东佬不可！

她暗暗打定了主意：点一支8000元的，煞一煞他的威风。

在比点中，谁占上风谁就是最痛快了。

她本能地打开精致的牛皮小包，发现里面的现金已不很多。所幸是怀里揣着一张支票，临行满可以结算清的。她想：你钱老板要压过老娘？没门！今儿个我这个风头出定了！

她又填写了歌单，点的仍然是《南泥湾》，不过价码变成了“8000”。当那名男侍应生接过歌单时，不由笑了一下：乖乖，这么多钱！

人群里一阵骚动。一串轻松诙谐的笑声飞出。人们发现了一男一女两个贵宾的竞赛和争斗。他们是受益者，受乐者，他

们感到有趣，有味。

美豆出场了。她新换了一袭巴黎时装，看那缀满荷叶边的款式，看那细丁丁的鞋后跟闪着银光，看那两手持裙的样子，都表明她要为这个点歌的客人唱的绝对是比较钱先生价码高得多的《南泥湾》：

“朋友们，这支歌是陈亚萍小姐点的，她献出了 8000 元也献出一颗爱心，可见她对歌对我对我们歌厅喜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她点的是《南泥湾》，她所从事的是南洋的事业，她的生活是充满了南太平洋的色彩的，悉尼大歌剧院有她美好的记忆，《南泥湾》里有南太平洋的涛声，我在此祝她快乐陶然，心想事成，谢谢！”

陈亚萍高兴了，开心了，哈哈大笑了，她的笑声犹如一支交响曲中的圆号出现在所有音峰之上，看，她用 8000 元换来了一个“十年少”的欢乐！

一曲歌罢，钱老板已是汗津津的了。他决没料到现场存有一个沉默的对手。他原先只想捧香缘的好，占她的心，以此为机缘去同这个小姐接近，他决没料到陈小姐，不，陈女士居然与自己对着干，非要出这个风头不可。他想，万一败下阵来，今晚不仅占有不了香缘小姐的心，而且也把一身晦气带到宾馆里去。在外做生意的人，要的是顺气儿，尽兴儿。钱算什么？水一样消失也如水一样来，要的是以钱生乐。

他把秘书召到近前，在他耳边嘀咕几句，那秘书便到点歌台前商量去了：“下面请香缘出场，老板要出大价钱，请多多美言几句，压过陈小姐！”

香缘自然心领神会，她朝前走，一直走到人群中间，然后说：“朋友们，在正式为钱先生演唱《月亮知道我的心》之前，

我先加唱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

这香缘也真有办法，她请客人随她的歌拍手，跺脚，鼓掌或击桌，一下把气氛搞活了。

唱完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她才亮出价码：“下面这首歌是钱先生用1万元点的，1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贵的是他的胆，是他的魄，是他奋勇争先的气概！”

满厅的掌声。

陈亚萍早已拿定了主意：拿2万元点一支歌，一支一般化的歌，至少使“梦幻歌舞厅”半年内没人上这个数，一定使钱先生灰溜溜地离开这里，尴尬而去……

她站了起来，打了个手势，一名服务小姐飘到了她身边。

她把歌单递给服务小姐，让她转告美豆，一定要拿出看家本领，运足丹田，把那首《边区的太阳》唱个红彤彤！

韦一丁早已心领神会。他让服务员调正了灯光，所有灯全熄灭，只让舞池中央洒下圆圆的红光。而在此时，美豆新穿了一袭缀满云母片的旗袍，使全身闪耀着光芒。

她动情地对客人说：朋友们，能为一个花2万元点一支歌的客人演唱，是我今生今世最难忘的事情，是我歌唱生涯中永难忘怀的记忆，也是我们歌舞厅编年史上的最高记录。我想，朋友们，陈小姐花这么大的代价点这首歌，不仅说明她高贵无比，而且说明她对毛泽东感情至深……现在，我就为陈小姐，为所有的朋友唱这首《边区的太阳》：

高楼万丈平地起，
蟠龙卧虎高山岭，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